

紅樓夢

原 书 缺 页

1-10缺页

官便又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『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？』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『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說，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之露，正沒主兒；如今有贓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又還肯認？——衆人也未必心服。』晴雯走來笑道：『

太太那邊的霜，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，你們可瞎亂說？』平兒笑道：『誰不知這個原故？但今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着他，他若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，難道我們好兜攬這事不成？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！兩個人窩裏炮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裝沒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。又沒贓證，怎麼說他？』寶玉道：『也罷！這件事，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，兩件事都

完了。』襲人道：『也倒是一件陰險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；只是太太聽見，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也容易；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不要管，只這一個人，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；不肯爲「打老鼠傷了玉瓶兒。」』說着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『可是這話？竟是我們這裏應了起來爲是。』平兒又笑道：『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，問准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爲這個，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。就是這裏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』襲人等笑道：『正是。也要你留個地步。』

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『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』玉釧兒先問：『賊在那裏？』平兒道：『現在二奶奶屋裏呢，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裏明白：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。這裏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富主卻是平常，裏面又傷

了一個好人的體面；因此爲難。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，還是怎樣？若從此以後，大家小心，存體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冤屈了人。』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便說道：『姐姐放心。也不要冤屈好人。我說了怕傷體面。儉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真情——連太太在家，我們還拿過；各人去送人，也時常有的。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；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，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應了完事。』衆人聽了這話，一個個都詫異：他竟這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『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！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，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』彩雲道：『我幹的事，爲什麼叫你應？死活我該去受。』平兒，襲人忙道：『不是這樣說。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又生氣？竟不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，這樣何等乾淨？』

——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。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』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

如是大家商議妥貼，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「茯苓霜」一節也悄悄的叫他說係芳官所贈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，押解着柳家的等轂多時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『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中沒人伺候姑娘們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』平兒道：『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裏沒什麼事；所以姑娘不大認識。高高兒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』玉釧道：『是了。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嬭子。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卻是咱們這邊的。』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『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』又笑道：『也太派急了。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。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，也有了主兒。是寶』

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，不知道要什麼的，偏這兩個孽障嘔他頑，說：「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」寶玉便瞅他兩個不隄防時節，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孽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。——不獨園內人有；連媽媽丫頭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簾還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；但寶玉爲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。給他個炭簪子戴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咱們若信了，將來若有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。依我的主意：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；雖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；一日不說跪一日。便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」

又道：「『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。』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聖諷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這心？」得放手時須放手。」什麼大不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：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。沒的結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；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着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」一夕話，說得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「隨你們罷，沒的嘔氣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？」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懲湘雲醉眠芍藥榻

默香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「『大事化爲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；』方是興旺之家。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，亂掀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，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，再不必提此事；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」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頭。林家的就帶回園中，回了李執，探春。二人都說：「知道了；甯可無事，很好。」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。那秦顯家的好不容易等了這個空兒鑽了來，只興頭了半天。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「粳米短了兩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，炭也欠着額數。」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簣炭，一石粳米在外邊，就遣人

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；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，說：『我來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；自今以後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』正亂着，忽有人來說：『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罷。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與他管了。』秦顯家的聽了，聶去了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掩旗息鼓，捲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。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

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問出來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告訴說：『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』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，將彩雲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，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『你這「兩面三刀」的東西，我不希罕！你不如寶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應？你既有擔當給了我，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；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再要這個，也沒趣兒！』彩雲見如此，急得發呪賭誓，至於哭了。百般解說

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『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，你細想去罷！』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『沒造化的種子！這是怎麼說！』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。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『好孩子！他辜負了你的心！我橫豎看得真，我收起來，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！』說着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，一頓捲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，自己卻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。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會像往年熱鬧。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。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尙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，紙馬，疏頭並本宮星官，值年太歲，週歲換的鎖兒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日來上壽。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。薛姨媽處減一半。其餘家中：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；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，裏面裝一個金壽星，一件波斯國的玩器。各廟中會人去放堂捨錢

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細述。姊妹們皆隨便——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——聊爲應景而已。

這日，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冠帶起來，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。寶玉炷了香，行了禮，奠茶焚紙後，便至甯府內宗祠祖先堂兩處。行畢了禮，出至月臺上，又朝上遙拜過賈母，賈政，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，行過禮，坐了一回，方回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薛姨媽再三拉着，然後又見過薛蝌。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晴雯，麝月二人跟隨，小丫頭夾着氈子，從李氏起，一一挨着。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，復出二門，至四個奶媽家。讓了一回，方進來。雖衆人要行禮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；故此，皆不磕頭。一時，賈環，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『走乏了！』便歪在牀上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頭咕咕呱呱，一羣丫頭笑了進來。原來是翠墨，小螺，翠縷，入畫，邢岫

煙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，彩鸞，繡鳳八九個人，都抱着紅氈子，笑着進來說：『拜壽的擠破了門了！快拿麵來我們吃！』剛進來時，探春，湘雲，寶琴，岫煙，惜春，也都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『不敢起動，快預備好茶。』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。大家歸坐，襲人等捧過茶來。纔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『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，說不能見我，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。』平兒笑道：『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回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裏禁當得起？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。』寶玉笑道：『我也禁當不起。』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座，讓他坐。平兒便福下去，寶玉作揖不迭。平兒只跪下去，寶玉也忙還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。平兒又福了一福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『你再作揖。』寶玉道：『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』襲人笑道：『這是他來給你拜壽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』寶玉喜得忙作揖，笑道：『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？』平兒趕着也還了禮。湘雲拉寶琴，岫煙，說

：『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纔是。』探春忙問：『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麼就忘了？』忙命丫頭：『去告訴二奶奶，趕着補一分禮，與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內去。』丫頭答應着去了。

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探春笑道：『倒有些意思。

一年十二個月，月月有幾個生日。人多了，便這等巧。也有三個一日的，兩個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過，大姐姐占了去；怨不得他福大；生日比別人就占先，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。過了燈節，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璉二哥哥，二月沒人。』襲人道：『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麼沒人？』——『只不是嚕家的人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看我這個記性兒！』寶玉笑指襲人道：『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他所以記得。』探春笑道：『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？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。平兒的生日，我們也不知道，這也是纔知道的。』平兒笑道：『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，生日也沒拜壽的福，又沒受禮的職分，可

吵嚷什麼？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罷了？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。等姑娘回房，我再行禮去罷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也不敢驚動；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，我心裏纔過得去。』寶玉，湘雲等一齊都說：『很是。』探春便吩咐了丫頭：『去告訴他奶奶說：我們大家說了，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，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。』丫頭笑着去了。

半日回來說：『二奶奶說了：多謝姑娘們給他臉。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？只別忘了二奶奶，就不來絮聒他了。』衆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說道：『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，一應下麵弄菜，都是外頭收拾，咱們就湊了錢，叫柳家的來領了去，只在咱們裏頭收拾倒好。』衆人都說：『很好。』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執，寶釵，黛玉；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，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說：『外廚房都預備了。』探春笑道：『你原來不知道？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。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；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，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

請他。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，開了帳，我那裏領錢。」柳家的笑道：「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？我們竟不知道。」說着，便向平兒叩頭，慌得平兒拉起他來。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。

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。等到李紈，寶釵一齊來全，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。因天氣和暖，黛玉之疾漸愈，故也來了。花團錦簇，擠了一廳的人。誰知薛蝌又送了巾，扇，香，帛，四色壽禮與寶玉，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。兩家皆辦了壽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領。至午間，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。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，寶釵因囑咐薛蝌：「家裏的酒，也不用送過那邊去；這虛套竟收了，你只管請夥計們吃罷。我們和寶兄弟進去，還要待人去呢，也不能陪你了。」薛蝌忙說：「姐姐兄弟只管請；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。」寶玉忙又告過罪，方同他姊妹回來。

一進角門，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，把鑰匙要了，自己拿着。寶玉忙說：「這

一道門何必關？又沒多的人走；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裏頭，倘或要家去取什麼，豈不費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小心沒過逾的。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，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，可知是這門關得有效了。若是開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裏走，攔誰的是？不如鎖了，連姨媽和我也禁着些，大家別走。縱有了事，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，乃因人而及物。若不是裏頭有人，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。殊不知還有幾件，比這兩件大的呢。若以後叨登不出來，是大家的造化；若叨登出來了，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纔告訴你。平兒是個明白人，我前日也告訴了他。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犯出來，大家落得丟開手；若犯出來，他心裏已有了稿兒，自有頭緒，就冤枉不着平人了。你只聽我說，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——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三個人。」說着，來到沁芳亭邊，只見襲人，香菱，侍書，晴雯，麝月，芳官，蕊官，藕官